

前汉

后汉

两晋

南北朝

#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蔡东藩 著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第一卷

前汉通俗演义

##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包括《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通俗演义》共十一种，前十种由蔡东藩撰写，最后一种由蔡东藩、许廑父合撰（蔡撰前一百二十回，许撰后四十回）。这部书，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写起，至中华民国为止，其间共两千一百七十四年。本书叙述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一部历代王朝兴衰史，但它对广大读者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丰富历史知识，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出版前，曾参考了多种有关的版本，主要是1916年至1926年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陆续印行的插图本和解放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并做了比较多的整理、校勘和标点的工作，改正了许多涉及人名、地名、官名等等的错讹。北京当代书局、作家出版社的一些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献计献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谢意。

## 自序

吾国之有史，由来旧矣，自汉司马迁创作《史记》，体例独详，遂为后世史家之祖。班固因之，辑成《汉书》，而迁固之名乃并著焉。窃案迁《史》起自黄帝，迄于天汉，大旨在叙古从略，叙秦汉从详，综计得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余言。班《书》则始于秦季，终于孝平王莽，凡百二十卷，计七十余万言，视迁《史》为尤繁矣。后之学者，慕其名，辄购《史》、《汉》二书而庋藏之，问其熟览与否，则固无以应也。盖二书繁博，非旬月所能卒读，且文义精奥，浅见之士，尚不能辨其句读，一卷未终，懵然生厌，遑问其再四寻绎乎？他若《涑水通鉴》、《紫阳纲目》，以及《通鉴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纲鉴会纂》、《纲鉴易知录》等书，编年纪事，历姓相承，而首数卷间，各列秦汉事实，读史者辄举而窥之，固求其提要钩玄，记忆不忘者，亦罕有所闻。至如稗官野史之记载，则一鳞一爪，或犹能称道之，是无佗，稗史之引起观感，令人悦目，固较正史为尤易也。鄙人不敏，尝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由今追昔，溯而上之，以至秦汉。秦自始皇至于子婴历国三世，第十有五年耳。依事演述，寥寥数回，不足以成卷帙；且名为一朝，但闻暴政，未底于治，实为由周至汉之过渡时代，附人于汉，存其名而已足矣，汉则两京迭嬗，阅年四百有余，而前汉二百一十年间，有女宠，有外戚，有外镇，有夷狄，有嬖幸，有阉宦，有权奸，盖已举古今来病国之厉阶，汇集其中，故治日少而乱日多。其尤烈者，则为女宠，为外戚。高祖以百战成帝业，而其权且移于宫闱；文景惩之，厥祸少杀；至武帝尊田蚡，贵卫青，女宠外戚，于此复盛；至许史盛于宣元，王赵丁傅盛于成哀；平帝入嗣，元皇后老而不死，卒貽王莽篡弑之祸；然则谓前汉一代与女宠外戚相终始，亦无不可也。本编兼采正稗，贯彻初终，所有前汉治乱之大凡，备载无遗，而于女宠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意，揭示后人，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育之助云尔。班马可作，当亦不笑我粗疏也。惟书成仓卒，不无讹词，匡而正之，是在海内之通儒。中华民国十四年立冬之日，古越蔡东藩叙。

## 目 录

第 一 回	移花接木计献美姬	用李代桃欢承淫后	(1)
第 二 回	诛假父纳言迎母	称皇帝立法愚民	(5)
第 三 回	封泰岱下山避雨	过湘江中渡惊风	(9)
第 四 回	误椎击逃生遇异士	见图讖遣将造长城	(13)
第 五 回	信佞臣尽毁诗书	筑阿房大兴土木	(17)
第 六 回	坑深谷诸儒毙命	得原璧暴主惊心	(21)
第 七 回	寻生路徐市垦荒	从逆谋李斯矫诏	(25)
第 八 回	葬始皇骊山成巨冢	戮宗室犴狱构奇冤	(29)
第 九 回	充屯长中途施诡计	杀将尉大泽揭叛旗	(33)
第 十 回	违谏议陈胜称王	善招抚武臣独立	(37)
第 十 一 回	降真龙光韬泗水	斩大蛇夜走丰乡	(41)
第 十 二 回	戕县令刘邦发迹	杀郡守项梁举兵	(45)
第 十 三 回	说燕将厮卒救王	入赵宫叛臣弑主	(49)
第 十 四 回	失兵机陈王毙命	免于祸婴母垂言	(53)
第 十 五 回	从范增访立楚王孙	信赵高冤杀李丞相	(57)
第 十 六 回	驻定陶项梁败死	屯安阳宋义丧生	(61)
第 十 七 回	破釜沉舟奋身杀敌	损兵折将畏罪乞降	(65)
第 十 八 回	智郢生献谋取要邑	愚胡亥遇弑毙斋宫	(69)
第 十 九 回	诛逆阉难延秦祚	坑降卒直入函关	(73)
第 二 十 回	宴鸿门张樊保驾	焚秦宫关陕成墟	(77)
第 二 十 一 回	烧栈道张良定谋	筑郊坛韩信拜将	(81)
第 二 十 二 回	用秘计暗渡陈仓	受密囑阴弑义帝	(85)
第 二 十 三 回	下河南陈平走谒	过洛阳董老献谋	(89)
第 二 十 四 回	脱楚厄幸遇戚姬	知汉兴拚死陵母	(93)
第 二 十 五 回	木罽渡军计擒魏豹	背水列阵诱斩陈余	(97)
第 二 十 六 回	随何传命招英布	张良借箸驳郢生	(101)
第 二 十 七 回	纵反间范增致毙	甘替死纪信被焚	(105)
第 二 十 八 回	入内帐潜夺将军印	救全城幸得舍人儿	(109)
第 二 十 九 回	贪功得祸郢生就烹	数罪陈言汉王中箭	(113)
第 三 十 回	斩龙且出奇制胜	划鸿沟接眷修和	(117)
第 三 十 一 回	大将奇谋麀兵垓下	美人惨别走死江滨	(121)
第 三 十 二 回	即帝位汉主称尊	就驿舍田横自刭	(125)

第三十三回	劝移都娄敬献议	伪出游韩信受擒	(129)
第三十四回	序侯封优待萧丞相	定朝仪功出叔孙通	(133)
第三十五回	谋弑父射死单于	求脱困赂遗番后	(137)
第三十六回	宴深宫奉觞祝父寿	系诏狱拚死白王冤	(141)
第三十七回	议废立周昌争储	讨乱贼陈豨败走	(145)
第三十八回	悍吕后毒计戮功臣	智陆生善言招蛮酋	(149)
第三十九回	讨淮南箭伤御驾	过沛中宴会乡亲	(153)
第四十回	保储君四皓与宴	留遗嘱高祖升遐	(157)
第四十一回	折雄狐片言杜祸	看人彘少主惊心	(161)
第四十二回	媚公主颯颜拜母	戏太后嫚语求妻	(165)
第四十三回	审食其遇救谢恩人	吕娥姁挟权立少帝	(169)
第四十四回	易幼主诸吕加封	得悍妇两王枉死	(173)
第四十五回	听陆生交欢将相	连齐兵合拒权奸	(177)
第四十六回	夺禁军捕诛诸吕	迎代王废死故君	(181)
第四十七回	两重喜窦后逢兄弟	一纸书文帝服蛮夷	(185)
第四十八回	遭众忌贾谊被迁	正阍仪袁盎强谏	(189)
第四十九回	辟阳侯受椎毙命	淮南王谋反被囚	(193)
第五十回	中行说叛国降虏庭	缙萦女上书赎父罪	(197)
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颜救魏尚	贤丞相当面劾邓通	(201)
第五十二回	争棋局吴太子亡身	肃军营周亚夫守法	(205)
第五十三回	呕心血气死申屠嘉	主首谋变起吴王濞	(209)
第五十四回	信袁盎诡谋斩御史	遇赵涉依议出奇兵	(213)
第五十五回	平叛军太尉建功	保孱王邻封乞命	(217)
第五十六回	王美人有缘终作后	栗太子被废复蒙冤	(221)
第五十七回	索罪犯曲全介弟	赐肉食戏弄条侯	(225)
第五十八回	嗣帝祚董生进三策	应主召申公陈两言	(229)
第五十九回	迎母姊亲驰御驾	访公主喜遇歌姬	(233)
第六十回	因祸为福仲卿得官	寓正于谐东方善辩	(237)
第六十一回	挑螯女即席弹琴	别娇妻入都献赋	(241)
第六十二回	厌夫贫下堂致悔	开敌衅出塞无功	(245)
第六十三回	执国法王恢受诛	骂座客灌夫得罪	(249)
第六十四回	遭鬼祟田蚡毙命	抚夷人司马扬镳	(253)
第六十五回	窦太主好淫甘屈膝	公孙弘变节善承颜	(257)
第六十六回	飞将军射石惊奇	愚主父受金拒谏	(261)
第六十七回	失俭德故人烛隐	庆凯旋大将承恩	(265)
第六十八回	舅甥踵起一战封侯	父子败谋九重讨罪	(269)
第六十九回	勘叛案重兴大狱	立战功还挈同胞	(273)
第七十回	贤汲黯直谏救人	老李广失途刎首	(277)
第七十一回	报私仇射毙李敢	发诈谋致死张汤	(281)

第七十二回	通西域复灭南夷	进神马兼迎宝鼎	(285)
第七十三回	信方士连番被惑	行封禅妄想求仙	(286)
第七十四回	东征西讨绝域穷兵	先败后成贰师得马	(293)
第七十五回	入虏庭苏武抗节	出朔漠李陵败降	(297)
第七十六回	巫蛊狱丞杵灭门	泉鸠里储君毙命	(301)
第七十七回	悔前愆痛下轮台诏	授顾命嘱遵负宸图	(305)
第七十八回	六龄幼女竟主中宫	廿载使臣重还故国	(309)
第七十九回	识诈书终惩逆党	效刺客得毙番王	(313)
第八十回	迎外藩新主入都	废昏君太后登殿	(317)
第八十一回	谒祖庙驂乘生嫌	嘱女医入宫进毒	(321)
第八十二回	孝妇伸冤丁公造福	淫姬失德霍氏横行	(325)
第八十三回	泄逆谋杀尽后族	矫君命歼厥渠魁	(329)
第八十四回	询宫婢才识酬恩	擢循吏迭闻报绩	(333)
第八十五回	两疏见机辞官归里	三书迭奏罢兵屯田	(337)
第八十六回	逞淫谋番妇构衅	识子祸严母知几	(342)
第八十七回	杰阁图形名标麟史	锦车出使功让蛾眉	(346)
第八十八回	宠阁竖屈死萧望之	惑谗言再贬周少傅	(350)
第八十九回	冯婕妤挺身当猛兽	朱子元仗义救良朋	(354)
第九十回	斩郅支陈汤立奇功	嫁匈奴王媵留遗恨	(358)
第九十一回	赖直谏太子得承基	宠正宫词臣同抗议	(362)
第九十二回	识番情指日解围	违妇言上书惹祸	(366)
第九十三回	惩诸舅推恩赦罪	嬖二美夺嫡宣淫	(370)
第九十四回	智班伯借图进谏	猛朱云折槛留旌	(374)
第九十五回	泄机谋鸩死许后	争座位怒斥中官	(378)
第九十六回	忤重闱师丹遭贬	害故妃史立售奸	(382)
第九十七回	莽朱博附势反亡身	美董贤闾家同邀宠	(386)
第九十八回	良相遭囚呕血致毙	幸臣失势与妇并戕	(390)
第九十九回	献白雉罔上居功	惊赤血杀儿拘狱	(394)
第一百回	窃国权王莽弑帝	投御玺元后覆宗	(398)

## 第一回 移花接木计献美姬 用李代桃欢承淫后

皇有皇猷，帝有帝德，史家推论史事，首推三皇五帝。其实三皇五帝的本身，并未尝自称为皇，自称为帝，后人因他首出御宇，创造文明，把一个浑浑沌沌的世界，化成了雍雍肃肃的国家，真是皇猷丕显，帝德无垠，所以格外推崇，因把皇字帝字的徽号，加将上去。是意木经人道，一经揭破，恰有至理。到了夏商周三朝，若大禹，若成汤，若周文武，统是有道明君，他却恐未及古人，不敢称皇道帝，但降号为王罢了。及东周已衰，西秦崛起，暴如嬴政，凭借了祖宗遗业，招揽关陇间数十百万壮丁，横行海内，蚕食鲸吞，今日灭这国，明日灭那国，好容易把九州版图，一古脑儿聚为己有，便自以为震古烁今，无人可及，遂将三皇的皇字，五帝的帝字，合成了一个名词，叫做皇帝。

咳！这皇帝两字的头衔，并不是功德造就，实在是腥血铸成。试看暴秦历史，有什么皇猷？有什么帝德？无非趁着乱世纷纷的时候，靠了一些武力，侥幸成功，他遂昂然自大，惟我独尊。还有一种千古纪念的事情，就是我国的君主专制，实是嬴政一人，完全造成。从前黄帝开国以来，颁定国法，原是君主政体，历代奉为准绳。但究未尝有“言莫予违，独断独行”的思想。尧置谏鼓，立谤木，舜询四岳，咨十有二牧，禹拜昌言，汤改过不咎，周有询群臣询君吏询万民的制度，简策流传，至今勿替。可见古时的圣帝明王，虽然尊为天子，管辖九州，究竟也要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才能长治久安，做一位升平主子，貽谋永远，传及子孙。看官听说！这便是开明专制，不是绝对专制哩。声大而闻。

自从嬴政得国，专务君权，待遇百姓，好似牛马犬豕一般，凡所有督责抑勒的命令，严

酷残暴的刑罚，无一不作，无一不行，也以为生杀予夺，惟我所为，百姓自然帖伏，不敢再逞，从此皇帝的位置，牢固不破，好教那子子孙孙，千代万代地遗传下去。哪知专欲难成，众怒难犯，本身幸得速死，不致陨首，才及一传，宫廷里面，就闹得一塌糊涂，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于是楚汉逐鹿，刘项争雄。项羽力能扛鼎，叱咤万夫，却是个空前绝后的壮士，无如有勇无谋，以暴易暴，反让那泗上亭长，出人头地，用了好几个策士谋臣，武夫猛将，终将项霸王除去，安安稳稳地得了中原。史官说他豁达大度，确非凡夫，而且入关约法，尽除苛禁，能得百姓欢心，所以扫秦灭项，五年大成。

但小子追溯汉家事迹，多半沿袭秦制，并没有一番大改革的事业。萧何原是刀笔吏，叔孙通又是绵蕞生，绵蕞系表位标准，绵是置设绵索，蕞是植茅地上，为肄习典礼之处，使知尊卑次序。所见所闻，无非是前秦故事，晓得什么体国经野的宏观，因此佐汉立法，仍旧是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厉行专制政体，尊君抑民。汉高祖尝沾沾自喜，谓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照此看来，秦汉二代，规模大略相同，不过严刑峻法，算比暴秦差了一层。史官或铺张扬厉，极端称许，其实多是浮词谀颂，未足尽信呢。汉高一歿，吕后专权，险些儿覆灭刘氏，要继续那亡秦的后尘。这便是貽谋未善。幸亏还有一二社稷臣，拨乱反正，才得保全刘家基业。孝文人嗣，却是个守成令主，允恭玄默，守俭持盈，宽刑律，奖农事，府藏充实，图圉空虚，汉家元气，实是孝文一代，休养成功。景帝遵业，略带刻薄，用兵七国，未免劳民，但尚是万不得已的举动，未可讥他黷武，此外还有乃父遗风，不忘恭俭。周云成康，



汉言文景，两相比拟，颇若同揆。传至孝武，与祖考全不相同，简直是好大喜功，仿佛秦始皇一流人物。秦皇好征伐，汉武亦好征伐；秦皇好巡游，汉武亦好巡游；秦皇好雄猜，汉武亦好雄猜；秦皇好诛夷，汉武亦好诛夷；秦皇好土木，汉武亦好土木；秦皇好神仙，汉武亦好神仙，秦皇好财色，汉武亦好财色。后世尝以秦皇汉武并称，还道他力征经营，开拓疆宇，东西南北的外族，闻风远遁，好算是一代武功，两朝雄主。谁知秦亡不由胡亥，实自始皇；汉亡不在孝平，实始武帝。本编并列秦汉，隐寓此意。文景二主四十余年积蓄，被汉武一生荡尽，从此海内虚耗，民生困敝。昭宣二朝，尚能与民更始，励精图治，勉强维持过去。传到元成时代，弘恭、石显，几类赵高；杜钦、谷永，酷似李斯；外戚王氏，遂得乘隙入朝，把持国柄。哀平昏庸，汉祚潜移。不文不武的王莽，佯作谦恭，愚弄士民，朝野称安汉公功德，多至八千人，虽由王莽善能运动，得此无谓的标榜，但也由汉武以来，人心渐二，不愿归汉，遂为那逆莽所给，平白地将汉室江山，篡夺了去。推究祸根，不能不归咎汉武。若谓秦传二世，汉传至十一世，历年久暂，大判径庭，这是由汉祖汉宗，有一两代积德累仁的效果，不比那秦嬴政一味暴横，无人感念，所以一暂一久，有此区别呢。评论的确。话休叙烦，事归正传。

且说秦朝第一代皇帝，就是嬴政，远祖乃是帝舜时代的伯益。益掌山泽，佐禹治水，有功沐封，赐姓嬴氏。好几传到了蜚廉，生子恶来，善走有力，助纣为虐，与纣同诛。恶来五世孙非子，住居犬邱，善养马，得周孝王宠召，令主汧渭间畜牧。马大蕃息，孝王遂封他为附庸，食邑秦地。四传至襄公，佐周平戎，护送平王东迁，得岐丰地，受封为伯，嬴秦始大。又数传至穆公，并国十二，遂霸西戎；再历十余传，正当六国七乱的时候，孝公奋起，用商鞅为左庶长，变法图强，战胜各国，定都咸阳。子惠文君嗣，僭号称王，嗣是为武王、昭襄王，与山东六国争衡，攻城略地，日见盛强。周赧王献地入秦，所有宝器九鼎，统被秦人取归。昭

襄王子孝文王，有子异人，入质赵国。阳翟大贾吕不韦，行经赵都邯郸，见了异人，私叹为奇货可居，乃阳为结纳，与订知交。异人质居异地，举目无亲，免不得抑郁寡欢，离愁百结，蓦然碰着了意外良朋，正是天涯知己，相得益彰，当下往来日密，情好日深，遂把那羁旅苦衷，及平生愿望，一一流露出来。不韦遂替他设法，想出一条斡旋的妙计。原来异人出质时，昭襄王尚然在位，孝文王柱，正为太子，有妃华阳夫人，未得生男，异人乃是夏姬所出，兄弟甚多，约有二十余人。不韦既得异人传述，便即乘间进言，谓必取悦华阳夫人，作为嫡嗣，将来方得承统云云。异人当然称善，但恨无人代为先容，偏不韦又愿为效劳，且慨出千金，半赠异人，令结宾客，半贮行囊，西行诣秦，替异人作运动费。这真叫作投机事业。异人听到这般帮忙，怎得不感谢万分？便与不韦订了密约，说是计果得成，他口当与共秦国。不韦便欣然西去，沿途购办奇物玩好，携入关中，先向华阳夫人的阿姊处，买通关节，托她人白夫人。大略谓：“夫人无子，亟宜择贤过继，若待至色衰爱弛，尚且无嗣承立，悔何可及？今异人出质赵国，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乘此机会，立异人为嫡嗣，请令归国，是异人必感德不忘，夫人亦终身有靠，一举两得，莫如此策”云云。这一席话，说得夫人如梦初醒，非常感佩。当夜转告太子，用着一种含颦带泪的柔颜，宛转陈词，不由太子不从。彼此破符为约，决立异人为嗣子。夫人得自姊言，知由不韦替他画策，便囑使不韦归傅异人，并赠他厚赀。已经赚得利息。不韦返报异人，异人自然欣慰，从此与异人交谊，又加添了一层。

不韦更怀着鬼胎，随时访觅美人儿，凑巧赵都中有一歌妓，生得袅娜婷婷，楚楚可爱，遂不惜重资，纳为箴室，凭着那天生精力，交欢数次，居然种下了一点灵犀。不韦预先窥测，料是男胎，这是何术？想是不韦蓄有种子秘方。便去引那异人进来，开筵相待。酒到半酣，才令赵姬盛妆出见，从旁劝酒。异人不瞧犹可，瞧着那花容月貌，禁不住目眩心迷，一时神情失主，尽

管偷眼相窥。偏那赵姬也知凑趣，转动了一双秋波，与他对映，想是不韦已经授意，但此姬本来狂荡，当然爱及少年，惹得异人心痒难熬，跃跃欲动。可巧不韦似有酒意，就在席间假寐，把手枕头，略有鼾声。异人色胆如天，便去牵动翠袖，涎脸乞怜。那美姬若嗔若喜，半就半推，正要引人人胜，不防座上拍的一声，接连便闻呵叱道：“你！你敢调戏我姬人么？”异人慌忙回顾，见不韦已立起座前，面有怒容，吓得魂飞天外，只好在不韦前做了矮人，长跪求恕。不韦又冷笑道：“我与君交好有年，不应这般戏侮，就使爱我姬人，也可直言告我，何必鬼鬼祟祟，作此伎俩呢？”异人听了，转惊为喜，便向不韦叩头道：“果蒙见惠，感恩不浅，此后如得富贵，誓必图报。”不韦复道：“交友贵有始终，我便将此姬赠君，但有条约二件，须要依我。”异人道：“除死以外，无不可从。”不韦即说出两大条件：“一是须纳此姬为正室，二是此姬生子，应立为嫡嗣。”异人满口应承，方由不韦将他扶起，索性嘱使赵姬，坐在异人座侧，缓歌侑觞，直饮到夜色仓黄，才唤人一乘轻舆，使赵姬陪伴异人上车，同返客馆。这时赵姬的身孕，已经两阅月了。美眷如花，流光似水，异人与赵姬日夕绸缪，约莫过了八个月，本来是腹中儿胎，应该分娩，偏偏这个异种，安然藏着，不见震动，又迟延了两月，方才坐蓐临盆，生下一个男儿。说也奇怪，巧遇是日为正月元旦，因取名为政，寄姓赵氏。非吕非嬴，不如姓赵。异人总道是十月生男，定由己出，哪知是吕氏种下的暗胎，已有以吕代嬴的默兆了。特笔表明。

越三年秦赵失和，邯郸被围，赵欲杀害异人，亏得吕不韦阴赂守吏，把他纵去，逃赴秦军，妻子由不韦引匿。待至魏兵救赵，秦军西还，异人原得归国，不韦也将异人妻子，送人咸阳，俾他完聚。华阳夫人见了异人，异人当即下拜，涕泣陈情，叙那数年离别的思慕，引起夫人的感情。他又因夫人本是楚女，特地改着楚服，取悦亲心。果然夫人悲感交并，也挥泪与语道：“我本楚人，汝能曲体我心，便当养汝为子，汝可改名为楚罢。”异人唯唯从命，自

是晨昏定省，格外殷勤。想又是不韦所教。就是赵姬母子，得入秦宫，见了华阳夫人，也是致敬尽礼，不敢少疏。因此，华阳夫人喜得佳人佳妇，便与孝文王再申前约，决不负盟。既而昭襄王病歿，孝文王嗣位，即立楚为太子。丧葬才毕，升殿视事，才阅三日，便即逝世。太子楚安然继统，得为秦王，报德践约的期限，居然如愿以偿。当下尊嫡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立赵姬为王后，子政为嗣子，进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一番大交易，至此成功。

会东周君联合诸侯，谋欲伐秦，为秦王楚所闻，遂遣相国吕不韦督兵往攻。东周君地狭兵单，哪里敌得过秦军，诸侯复观望不前，眼见是周家一脉，不得再延。东西周详情，应载入周史中，故本回从略。吕不韦大出风头，灭了东周，把东周君迁辄阳人聚。周朝八百多年的宗祚，反被一个阳翟贾人，铲灭无遗，文武成康，恐也不免余恫呢。明“翦姬策”暗移嬴祚，凶狡如吕不韦，怎得久存。不韦班师还朝，饮至受赏，不劳细说。

转眼间又是四年，秦王楚春秋鼎盛，坐享荣华，总道是来日方久，好与那正宫王后，白头偕老，毕世同欢。谁料到二竖为灾，膏肓受厄，终落得呜呼哀哉，伏惟尚飨，年才三十有六。子政甫十三岁，继承秦祚，追谥父楚为庄襄王，尊母为王太后，名目上虽是以子承父，暗地里实是以吕易嬴。画龙点睛。政未能亲政，国事俱委任吕不韦，号为仲父。应该呼父。不韦大权在握，出入宫廷，时常与秦王母子，见面叙谈。只这位庄襄太后，尚不过三十岁左右，骤遭大故，竟作孀姝，她本是个送旧迎新的歌姬，怎禁得深宫寂寂，孤帐沉沉？空守了好几月，终有些忍耐不住，好在不韦是个旧欢，乐得再与勾引，申续前盟。不韦也未免有情，因同她重整旗鼓，演那颠凤倒鸾的老戏文。宫娥彩女，统是太后心腹，守口如瓶，秦王政究竟少年，未识个中情景，所以两口儿暗地往来，仍然与伉俪相似。

一年二年三四年，秦王政已将弱冠了，不韦年亦渐老了。偏太后淫兴未衰，时常宣召不韦，入宫同梦。不韦未免愁烦，一则恐精力渐

衰，禁不住通宵戕贼；一则恐少主漫长，免不得瞧破机关，于是想出一法，私拟荐贤自代。湊巧有个浪子嫪毐，读烙嫪。阳道壮伟，尝戏御桐木小车，不假手力，但用那“话”儿插入轮轴，也能转换运行。见不韦列传。事为不韦所闻，立即召为舍人，先向太后关说，极称嫪毐绝技。太后果然钦羨，亲欲一试，当由不韦令人告讦，诬毒有罪，当置宫刑，一面厚贿刑吏，但将毒拔去须眉，并未割势，便使冒作阉人，入侍太后。太后即引登卧榻，实地试验，果然坚强无比，久战不疲，惹得太后乐不可支，如获至宝，朝朝暮暮，我我脚脚，老淫妮又居然有娠了。多年不闻生育，至此又复怀妊。毕竟嫪毐有力。会值夏太后病逝，嫪毐遂与太后密商，买通卜人，诈言宫中不利母后，应该迁居避祸。秦王政不知有诈，就请母后徙往雍宫，嫪毐当然从往。嗣是母子离

居，不必顾忌，一索得男，再索复得男，保抱鞠育，视若寻常，且封嫪毐为长信侯，食邑山阳，寻且加封太原郡国。凡宫室车马衣服，及苑囿驰猎等情，均归嫪毐主持，毒至此真快活极了。小子有诗叹道：

官闈厮养得封侯，肉战功劳也厚酬。

若使雄狐长得志，人生何惮不淫偷！

欲知嫪毐后事，且待下回说明。

本回第一段文字，揭出皇帝专制四字，是笼罩全书之大宗旨。秦造成之，汉沿袭之，是秦汉本一脉相关，无甚区别，此著书人之所以并为一编，不烦另提也。且秦皇汉武，为后人连语之口头禅，两两相较，不期而合，即秦即汉，会心固不远耳。叙事以后，即写秦政出世之来历，见得嬴吕相代，暗寓机关。后来改母复通吕不韦，并淫及嫪毐，母既不贞，子安得不流为暴虐？演述之以示后人，亦一儆世之苦心也。

## 第二回 诛假父纳言迎母 称皇帝立法愚民

却说嫪毐得封长信侯，威权日盛，私下与秦太后密谋，拟俟秦王政歿后，即将毒所生私子，立为嗣王。毒非常快乐，往往得意妄言。一日与贵臣饮博，喝得酩酊大醉，遂互起齟齬，大肆口角，毒瞋目大叱道：“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汝等难道有眼无珠，不识高下么？”贵臣等听了此言，便都退去，往报秦王。秦王政已在位九年，年已逾冠，血气方刚，蓦然听到这种丑事，不禁忿怒异常，当下密令干吏，调查虚实。旋得密报，说毒原非阉人，确与太后有好通情事，遂授昌平君、昌文君为相国，引兵捕毒。昌平、昌文史失姓名，或谓昌平君为楚公子，人秦授职，未知确否，待考。毒得知消息，不甘坐毙，便捏造御玺，伪署敕文，调发卫兵县卒，抗拒官军。两下里争锋起来，究竟真假有凭，难免败露，再经昌文、昌平两君，声明毒罪，毒众当即溃散，单剩毒数百亲从，如何支持，也便窜去。

秦王政更下令国中，悬赏缉毒，活擒来献，赏钱百万，携首来献，赏钱五十万。大众期得厚赏，踊跃追捕，到了好时，竟得擒住淫贼，并贼党二十人，献人阙下。秦刑本来酷烈，再加嫪毐犯了重罪，当命处毒鞭刑，五马分尸。毒党一体骈诛，且夷毒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一面飭将士往搜雍宫，得太后私生二子，扑杀了事。就把太后驱往萇阳宫，派吏管束，不准自由。是谓乐极生悲。吕不韦引毒入宫，本当连坐，因念他侍奉先王，功罪相抵，不忍加诛，但褫免相国职衔，勒令就国，食采河南。

秦大臣等互相议论，多怪秦王背母忘恩，未免过甚，就中有几个激烈官吏，上疏直谏，请秦王迎还太后。秦王政本来蜂鼻长目，鸱膺豺声，是个刻薄少恩的人物，一阅谏书，怒上加

怒，竟命处谏官死刑，并榜示朝堂，敢谏者死。还有好几个不怕死的，再去絮聒，徒落得自讨苦吃，身首分离。总计直谏被杀，已有二十七人，太后不谓无罪，谏官真自取死。群臣乃不敢再言。独齐客茅焦，伏阙请谏，秦王大怒，按剑危坐，且顾左右取钺，即欲烹焦。焦毫不畏缩，徐徐趋进，再拜起语道：“臣闻生不讳死，存不讳亡，讳死未必得生，讳亡未必终存，死生存亡的至理，为明主所乐闻，陛下今亦愿闻否？”秦王政听了，还道他别有至论，不关母事，因即改容相答道：“容卿道来。”焦见秦王怒容已敛，便正色朗声道：“陛下今日行同狂悖，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言之太甚。幽禁母后，残戮谏士，夏桀、商纣，尚不至此，若使天下得闻此事，必且瓦解，无复响秦，秦国必亡，陛下必危。臣不忍缄默无言，与国同尽，情愿先就鼎镬，视死如归！”说着，便解去外衣，赴镬就烹。说得秦王政也觉着忙，下座挽焦，当面谢过。秦王政之得据中原，想由这点好处，遂命焦为上卿，令他随往迎母，与太后同辇还都，再为母子如初。

吕不韦既往河南，一住年余，山东各国，多遣使问讯，劝驾请往。莫非也要他去作淫乱事么。事为秦廷所闻，秦王政防他为变，即致不韦书道：“君与秦究有何功，得封国河南，食十万户？君与秦究属何亲，得号仲父？今可率领家属速徙蜀中，毋得逗留！”不韦得书览毕，长叹数声，几乎泪下。任君用尽千般计，到头仍是一场空。意欲上书申辩，转思从前情事，统皆暧昧，未便明言，倘若唐突出去，反致速毙。想了又想，将来总没有良好结果，不如就此自尽，免得刀头受苦。主意已定，便取了鸩酒，勉强吞下，须臾毒发，当然毕命。看到此处，方知刁钻无益。

不韦妻已经先死，安葬洛阳北邙，僚佐等

恐尚有后命，急将不韦遗骸，草草棺殓，夤夜昇往与妻合葬。后人但知吕母冢，不知吕相坟，其实是已经合墓，乏人知晓，所以有此传闻呢。生时不明白，死也不明白。惟这位庄襄王后，又苟延了七八年，与华阳太后相继病亡。秦王政总算举哀成服，发表引柩，与庄襄王合葬茝阳。实是不必。这也毋庸细表。

且说秦王政亲揽大权，很是辣手，居然有雷厉风行的气象。当时山东各国，均已浸衰，秦遂乘隙出兵，陆续吞并。秦王政十七年，使内史胜《史记》作腾。灭韩，虏韩王安；十九年又遣将王翦灭赵，虏赵王迁；二十二年复命将王贲灭魏，虏魏王假；二十四年再令王翦灭楚，虏楚王负刍；二十五年更令王贲灭燕，虏燕王喜；二十六年飭贲由燕南攻齐，掩入齐都临淄，齐王建举国降秦，被徙至共，活活饿死，六国悉数荡平，秦遂得统一中原，囊括海内了。于是秦王政满志踌躇，想干出一番空前绝后的大事业，号令四方，遂首先下令道：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上闻。

这令一下，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便召集博士，会议了一日一夜。越宿方入朝奏闻道：“古时五帝在位，地方不过千里，外列侯服夷服等类，或朝或否，天子常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除残贼，平定天下，法令统一，自从上古以来得未曾有，五帝何能及此？臣等与博士合议，统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想即人皇。泰皇最贵。今当恭上尊号，奉陛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曰‘朕’，伏乞陛下裁择施行。”秦王听了，半晌无言，暗想泰皇虽是贵称，究竟成为陈迹，没甚稀奇，我既功高古人，奈何再袭旧名，众议当然未合，应即驳去，另议为是。嗣又转念道：“有了有了，古称三皇五帝，我何不将皇帝二字合成徽称，较为美善呢。”乃宣谕群臣道：“去泰存皇，更采古帝位号，称为‘皇帝’便了。余可依议。”王绾等便皆匍伏，口称陛下德过三皇，功高五帝，

应该尊称皇帝，微臣等才疏识浅，究竟不及圣明。说着又舞蹈三呼，方才起来。班婕妤请旨。秦王大喜，便命退朝，自己乘辇入宫。过了一日，又复颁制道：

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得议父，臣得议君，甚无谓也，朕所弗取。自今以后，除去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子孙，以次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岂不懿欤！

看官，你道这篇制书，是何命意？他想谥有美恶，都是本人死后，定诸他人。美谥原不必说了；倘若他人指摘生平，加一恶谥，岂不要遗臭万年？我死后，保不住定得美谥，不若除去谥法，免得他人妄议。且我手定天下，无非为子孙起见，得能千万代地传将下去，方不负我一番经营，所以特地颁制，说出这般一厢情愿的话头。当下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自称始皇。小子依史叙述，此后也呼他为始皇了。世清眉目。

先是齐人邹衍，尝论五德推迁，更迭相胜，如火能灭金，即火能胜金，金能克木，即金能胜木，列代鼎革，就是相胜等语。始皇采用衍说；以为周得火德，秦应称为水德，水能胜火，故秦可代周。自是定为水德，命河名为德水。又因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秦应特创一格，与昔不同，乃定制建亥，以十月朔为岁首。阴历莫如夏正，商周改建，不免多事，如秦更觉无谓了。衣服旌旄节旗，概令尚黑，取象水色。水主北方，终数为六，故用六为纪数，六寸为符，六尺为步，冠制六寸，舆制六尺。且谓水德为阴，阴道主杀，所以严定刑法，不尚慈惠，一切举措，纯用法律相绳，宁可失人，不可失出。后世谓秦尚法律，似有法治国规模，不知秦以刑杀为法，如何制治。从此秦人不能有为，动罹法网，赭衣满道，黑狱丛冤。

会丞相王绾等伏阙上言，略说诸侯初灭，燕齐楚地方辽远，应封子弟为王，遣往镇守。始皇不以为然，乃令群臣议。群臣多赞成绾言，唯廷尉李斯驳议道：“周朝开国，封建同姓子弟，不可胜计。后嗣疏远，互相攻击，视若仇讎，周

天子无法禁止，坐致衰亡。今赖陛下威灵，统一海内，何勿析置郡县，设官分治？所有诸子功臣，但宜将公家赋税，量为赏给，不令专权。内重外轻，天下自无异志，这乃是安宁至计哩。”计非不善，但上无令主，无论如何妙法，总难持久。始皇欣然喜道：“天下久苦兵革，正因列侯互峙，战斗不休。现在天下初定，若再仍旧制封王立国，岂不是复开兵祸么？廷尉议是，朕当照行！”王绾等扫兴退出，始皇即命李斯会同僚属，规划疆土。费了许多心力，才得支配停当，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列名如下：

内史郡 三川郡 河东郡 南阳郡 南郡  
九江郡 鄣郡 会稽郡 颍川郡 碭郡 泗水郡 薛郡 东郡 琅琊郡 齐郡 上谷郡  
渔阳郡 古北平郡 辽西郡 辽东郡 代郡  
巨鹿郡 邯鄲郡 上党郡 太原郡 云中郡  
九原郡 雁门郡 上郡 陇西郡 北地郡 汉中郡 巴郡 蜀郡 黔中郡 长沙郡

每郡分置守尉，守掌治郡，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朝廷设御史监郡，便称为监。每县设令，与郡守尉同归朝廷简放。守令下有郡佐县佐，各由守令任用。以下便是乡官，选自民间，大约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及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判诉讼，游徼治盗贼，这还是周朝遗制，略存一斑。改命百姓为黔首，特创出一条恩例，许民大酺。原来秦律尝不准偶语，不准三人以上一同聚饮，此次因海内混一，总算特别加恩，令民人合宴一两天，所以叫做大酺。百姓接奉此令，才得亲朋相聚，杯酒谈心，也可谓一朝幸遇。哪知酒兴未阑，朝旨又到，一是令民间兵器，悉数缴出，不准私留；二是令民间豪家名士，即日迁居咸阳，不准迟慢；三是令全国险要地方，凡城堡关塞等类，统行毁去。小子揣测始皇心理，无非为防人造反起见，吸收兵器，百姓无从得械，徒手总难起事。迁人豪家名士，就近监束，使他无从勾结，自然不能反抗朝廷。削平城堡关塞，无险可据，何人再敢作乱？这乃是始皇穷思极想，方有这数条号令，颁发出来。自以为智，实是呆鸟。只可怜这百姓又遭荼毒，最痛苦的

是令民迁居。他本来各守土著，安居乐业，不劳远行，此番无端被徙，抛去田国家产，又受那地方官吏的驱迫，风餐露宿，饱尝路途辛苦，才到咸阳。咸阳虽然热闹，无如人地生疏，谋食维艰，好好一个富户，变成贫家，好好一个豪士，也害得垂头丧气，做了落魄的穷氓，可叹不可叹呢！就是名城巨堡，无故削平，虽是与民无碍，但总要劳动百姓，且将来或有盗贼，究靠何处防守？至若兵器一项，乃是民间出资购造，防卫身家，始皇叫他一概缴出，并没有相当偿给，百姓只有自认晦气。郡县守令，把兵器收下，一古脑儿运入咸阳。这种兵器，统是铜质造成，始皇立命熔毁，共有数百万斤。适值临洮县中，报称有十二大人出现，长约五丈，足履六尺，统着夷人服饰云云。始皇以为瑞兆，即命将熔化诸铜，摹肖大人影像，铸成铜人十二个，每个重二十四万斤，摆列宫门外面。这好算做铜像开始。还有余铜若干，令铸钟及钟架，分置各殿。相传这十二个铜人，汉时尚存。至汉末董卓入京，始椎破了十个，移铸小钱，尚剩两个。传到西晋亡后，被后赵主石虎徙至邺城。后来秦王苻坚，又把铜人搬还长安，销毁了事。这是后话不题。

惟秦始皇令行禁止，梦想太平，自思天下可从此无事，乐得寻些快乐，安享天年。从前秦国诸宗庙，及章台、上林等苑榭，统在渭南。及削平六国，辄令画工往视，仿绘各国宫室制度，汇呈秦廷，始皇便择一精巧华丽的图样，令匠役依式营造。当下在咸阳北坂，辟一极大旷地，南临渭水，西距雍门，东至泾渭二水合流处，迤邐筑宫，若殿宇，若楼阁，若台榭，沿路连络，层接不穷，下亘复道，上架周阁，风雨不侵，日光无阻。落成以后，就将六国的妃嫔子女，钟逸鼓乐，分置宫中，没一处不有美人，没一室不有音乐。始皇除临朝视政外，往往至宫中玩赏，张乐设饮，唤女侑筵。这班被俘的娇娃，还记什么国亡主辱，但期得始皇欢心，殷勤伺候，一遇召幸，好似登仙一般，巴不得亲承雨露，仰沐皇恩。可惜始皇只有一身，怎能到处周旋，慰她渴望，所以咸阳宫里，怨

女成群，惟不敢流露面目，只背人拭泪罢了。亡国妇女，状似可怜，实是可恨。

始皇尚嫌宫宇狭小，才闋一年，又在渭南添造宫室，叫做信宫，嗣复改名“极庙”，取象天极。自极庙通至骊山，造一极大的殿屋，叫做甘泉前殿。殿通咸阳宫，中筑甬道，如街巷相似，乘輿所经，外人不得望见，这也是防人侵犯的计策。始皇到此，好算是穷奢极欲，快乐无比了。偏他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物，日日在宫中游宴，似觉得味同嚼蜡，没甚兴趣，遂又想出一法，令天下遍筑驰道，准备御驾巡游。小子有诗叹道：

为臣不易为君难，名论相传最不刊。

古有覆车今可鉴，暴秦遗史试重看！

欲知驰道规模，及始皇出巡事迹，且至下回续详。

嫪毐自称假父，可丑之至，但嫪固一无赖了，宜有此等口吻。茅焦乃亦以假父称之，而始皇乃下座谢过，煞是异事！乃母既与嫪犯奸，则已自绝于宗祧，迁居别宫，亦无不可。惟秦主若念鞠育之恩，但报之以终养可耳，禁锢固不可也，迎还亦属不必。独怪他人谏死，至二十七人，而茅焦独能数语挽回，此非始皇尚知恋母，实因焦以天下瓦解之语，作为恐吓，始皇有志统一，乃不得不迫而相从尔。不然，嫪毒当诛，吕不韦尚若可赦，胡为亦逼诸死地，不念前功耶？厥后始皇并吞六国，自称皇帝，种种法令，无一非毒民政策，彼果若知孝亲，何至如此不仁？不过彼毒民，民亦必还而毒彼，彼以为智，实则愚甚。夫始皇为吕不韦所生，不韦欲愚人而卒致自愚，始皇亦欲愚民而终亦自愚，有是父即有是子，是母乃所谓父作子述耶？阅此回，可笑亦可慨矣。

### 第三回

## 封泰岱下山避雨 过湘江中渡惊风

却说秦始皇欲出外巡游，特令天下遍筑驰道。驰道便是御驾往来的大路，须造得平坦宽敞，方便游行。当时秦筑驰道，定制广五十步，相距三丈，土高石厚，各用铁椎敲实，两旁栽植青松，浓阴密布，既可却暑，复可赏心，真是最好的布置，不过劳民费财，骚扰天下罢了。始皇二十七年秋季，下诏西巡，令一班文武百官，扈辇起行，卤簿仪仗，很是繁盛。始皇戴冕旒，著袞龙袍，安坐銮舆上面。骅骝开道，貔虎扬镳，出陇西，经北地，逾鸡头山，直达回中。时当深秋，草木凋零，也没有什么景色。惟劳动了地方官吏，奔走供应，迎送往来，费了若干金银，尚不见始皇如何喜欢，但得免罪愆，总算幸事。始皇亦兴尽思归，即就原路回入咸阳。

过了残年，渐渐的冬尽春来，日光和煦。秦以十月为岁首，已见前回，故文中加入渐渐二字。始皇游兴又动，复照着西巡故事，改令东巡。途中俱已筑就驰道，两旁青松，方经着春风春露，饶有生意，欣欣向荣。始皇左顾右瞩，兴致盎然。行了一程又一程，已到齐鲁故地，望见前面层峦迭嶂，木石嵯峨，便向左右问明山名，才知是邹峰山。当下登山游眺，览胜探奇，向东顾视，又有一大山遥峙，比邹峰山较为高峻，岚光拥碧，霞影增红，写景语自不可少。不由得瞻览多时，便指问左右道：“这便是东岳泰山么？”左右答声称是。始皇复道：“朕闻古时三皇五帝，多半巡行东岳，举办封禅大典，此制可有留遗否？”左右经此一问，都觉对答不出，但说是年湮代远，无从查考。始皇道：“朕想此处为邹鲁故地，就是孔孟二人的故乡，儒风称盛，定有读书稽古的士人，晓得封禅的遗制。汝等可派员征召数十人，教他在泰山下接驾，朕向他问明便了。”

左右奉命，立即派人前去。始皇又顾语群臣道：“朕既到此，不可不勒石留铭，遗传后世！卿等可为朕作文，以便镌石。”群臣齐声遵旨。始皇一面说，一面令整銮下山，留宿行宫。是夕即由李斯等咬文嚼字，草成一篇勒石文，呈入御览。始皇览着，语语是歌功颂德，深惬心怀。翌日便即发出，令他缮就篆文，镌石为铭，植立邹峰山上，当由臣工赶紧照办，不消细叙。

始皇随即启程，顺道至秦山下，早有耆儒七十人候着，上前迎驾。行过了拜跪礼，即由始皇传见，问及封禅仪制。各耆儒虽皆有学识，但自成周以后，差不多有七八百年，不行此礼，倒也无可对。就中有一个龙钟老生，仗着那年高望重，贸然进言道：“古时封禅，不过扫地为祭，天子登山，恐伤土石草木，特用蒲轮就道，蒲干为席，这乃所以昭示仁俭哩。”始皇听了，心下不悦，露诸形色，有几个乖巧的儒生，见老儒所对忤旨，乃易说以进。谁知始皇都不合意，索性叫他罢议，一概回去。便为坑儒伏案。

各儒生都扫兴而回，那始皇飭令工役，斩木削草，开除车道，就从山南上去，直达山巅，使臣下负土为坛，摆设祭具，望空禘祀，立石作志，这便叫作封礼。又徐徐向山北下来，拟至梁父小山名。行禅。禅礼与封礼不同，乃在平地上扫除干净，辟一祭所，古称为埤，后人因埤为祭礼，改号为禅。车驾正要下山，忽刮到一阵大风，把旗帜尽行吹乱，接连又是几阵旋飙，吹得沙石齐飞，满山皆黯，霎时间大雨如注，激动溪壑，上降下流，害得巡行人众，统是带水拖泥，不堪狼狈。幸喜山腰中有大松五株，亭亭如盖，可避风雨，大众急忙趋近，先将乘舆拥入树下，然后依次环绕，聚成一堆。虽树枝中不免余滴，究比那空地中间，好得许多。



始皇大喜，谓此松护驾有功，可即封为五大夫。树神有知，当不愿受封。

既而风平雨止，山色复明，乃行，就梁父山麓，申行禅礼，衣仗多半沾湿，免不得礼从简省，草草告成。始皇返入行轅，尚觉雄心勃勃，复命词臣撰好颂辞，自夸功德，勒石山中。史家曾将原文载录，由小子抄述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融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封禅已毕，游兴未终，再沿渤海东行，过黄捩，穷成山，跋之罟，之今作芝。历祀山川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日主、月主、四时主，共称八神。见《史记·封禅书》。统是立石纪功，异辞同颂。又南登琅琊山，见有古台遗址，年久失修，已经毁圮，始皇问是何人所造？有几人晓得此台来历，便即陈明。原来此台为越王勾践所筑，勾践称霸时，尝在琅琊筑一高台，以望东海，遂号召秦晋齐楚，就台上歃血与盟，并辅周室。到了秦并六国，约莫有数百年，怪不得台已毁圮了。始皇得知原委，便道：“越王勾践，僻处偏隅，尚筑一琅琊台，争霸中原，朕今并有天下，难道不及一勾践么？”说着，即召谕左右，速令削平旧台，另行构造，规模须较前高敞数倍，不得有违。左右答称台工浩大，非数月不能成事，始皇作色道：“偌大一台，也须数月么？朕准留此数旬，亲自督造，何患不成！”摹写暴主口吻，恰是毕肖。左右不敢再言，只好赶紧兴工。即命就地官吏，广招夫役，日夜营造。万人不足，再加万人，二万人不足，又加万人，三万人一齐动手，运木石，施畚捐，加版筑，劳苦得了不得，尚未能指日告成。始皇连日催促，势迫刑

驱，备极苛酷，工役无从诉冤，没奈何拚命赶筑，直至三易蟾圆，方才毕事。台基三层，层高五丈，台下可居数万家，端的是崇闳无比，美大绝伦。始皇亲自察看，逐层游幸，果然造得雄壮，极合己意。乃下令奖励工役。命三万人各迁家属，居住台下，此后得免役十二年。好大皇恩。遂又使词臣珥笔献颂，刻石铭德。略云：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措毕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迹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俗语说得好，做了皇帝好登仙，这就是秦始皇故事。始皇督造琅琊台，一住三月，常在山上眺望，遥见东海中间，隐隐有楼阁耸起，灿烂庄严。俄而又有人影往来，肩摩毂击，仿佛如市中一般。无非是蜃楼海市。及仔细辨认，又觉半明半灭，转眼间且绝无所见了。始皇不禁惊异，连称怪事，左右问为何因？由始皇述及海中形态，并询左右有无见过。左右或言所见略同，且乘间进言道：“这想是海上三神山，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捣鬼。始皇猛然触悟道：“是了！是了！朕记得从前时候，有燕人宋毋忌、羡门子高等，入海登仙，徒侣辗转传授，谓海上有三神山，诸仙丛集，并有不死药，齐威王、